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十九目錄

序

素問元機原病式序

程道濟

素問要旨論序

馬宗素

靈巖寺觀音聖跡序

皇統七年

陳壽愷

道德真經全解序

時雍

水調歌頭詞序

訪曹浩然

蔡松年

水調歌頭詞序

憶范季霏

蔡松年

念奴嬌詞後序

蔡松年

雨中花詞序

送李不愚作探天臺

蔡松年

永遇樂詞序

寄施明望

蔡松年

水龍吟詞序

贈楊德茂

蔡松年

石州慢詞序

九日

蔡松年

滿江紅詞序

寄許師聖

蔡松年

滿江紅詞序

道意

蔡松年

雨中花詞序

招親友小集

蔡松年

水龍吟詞序

寄楊子能

蔡松年

水龍吟詞序

自警

蔡松年

贈日者李子明序

王寂

送故吏張弼序

王寂

曲全子詩集序

王寂

兩漢策要序

王大鈞

大六壬玉連環一字訣序

以上原列卷三十七

王頤

增廣類林序

王朋壽

重雕清涼傳序

姚孝錫

地理新書序

張謙

地理新書序

畢履道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寇才質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後序

劉諤

西嶽華山志序

劉大用

太微仙君功過格序

失名

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李霖

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劉允升

重陽教化集序

范懌

重陽全真集序

范懌

水雲集序

范懌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序

毛麾

常清靜經注序

毛麾

磻溪集序

毛麾

以上原列卷三十八

金文最卷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序

素問元機原病式序

程道濟

夫梓人之巧不能逃繩墨之式冶者之工不能出規模之制故繩墨規模者天下之通用古今之不易本聖人所制作者也且醫道幽微元之又元與人性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原自伏羲得河圖之象始畫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則天地三才之道萬物之象備焉故軒轅得之謂人壽命本道統天地陰陽造化而生其壽夭修短莫不有數能持而守之者得盡終其數不能持守恣情縱欲憂患所傷以致夭亡者不爲少矣故與天師岐伯參酌天地三陰三陽六氣行運一歲十二月之閒分布在人爲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左右之要會作八十一篇垂爲世範名曰內經素問至今用之而爲醫家繩墨規

模者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蓋知要之人鮮矣粵自守真先生者本河閒人也姓劉名完素字守真夙有聰慧自幼年耽嗜醫書千經百論往往過目無所取皆謂非至道造化之書因披翫素問一經朝勤夕思手不釋卷三五年閒廢寢忘食參詳其理至於意義深遠研精覃思期於必通一日於靜室中澄神冥坐沈然畢露探索難解之義神識杳冥似寤寐閒有二三道士者自門而入授先生美酒一小盞若椀許咽而復有如此三二十次咽不能盡二道者笑曰如厭飫反吐於盞中復授道者倒於小葫中道者出恍然一醒覺面赤酒香杳無所據急於內外追之不見而後目至心靈大有開悟此說幾乎誕妄默而不言以僕爲知言先生故以誠告與夫史稱扁鵲遇長桑君飲藥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亦何異焉因著醫書內經運氣要旨論醫方精要宣明論二部總一十七萬餘言精微浩汗造化詳悉而又述習醫要用直格并藥方已板行於世外又作素問元

機原病式并注二萬餘言特採摭至真要大論一篇病機氣宜之說撮其樞要自成一家精貫古今無非神授蓋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其人發明醫道乃今時五宗教之師以致於此莫不效驗直明五運六氣之至要傷寒雜病之指歸其言簡其理明易爲披究足以察陰陽二證之隱顯醫家前後之得失如式中所說木極似金火極似水之類謂亢則害承迺制鬱極迺發變化之理大爲要妙非智者焉能及此可謂旨意昭昭萬舉萬全神聖工巧能事畢矣真知要之書也但見今之醫人竊用先生諸藥得效者衆多以今十數年猶給其名恥言涼藥謂去熱藥爲非不稱其人反或毀謗其道難行也如此哀哉哀哉是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信矣僕自幼年氣弱多病醫書脈證麤明所以天德四年在中都監修大內正患腰腳疼痛之疾殆時二年服食湯藥皆薑附硫磺種種燥熱之藥中脘臍下艾炷十數終無一效愈覺膝寒胃冷少力多睡飲食日少精神日衰詢諸名醫衆口一辭僉曰腎部虛寒非熱

藥不能療及自體究亦覺惡寒喜暖但知此議爲是因諮後醫董
系者彼云腎經積熱氣血不通故也洎與談論惟舉五行旨略黔
斷語言用藥治病祇五七方而已其餘醫書脈訣一無所有僕意
寡學不通之人不能信之及試用通經涼藥但藏府滑利伏因愈
甚以至捨而不問後相識數月見治諸人傷寒雜病止用寒涼疏
通平醫十醫十愈其應如神貧者酬勞辭而不受及有周急之者
以此漸漸信之日加敬重似有所得再論腳疾彼陳五行造化勝
負伏造真理始似喚醒灑然不疑方肯聽信再用辛甘寒藥瀉十
二經之積熱日三四服通利十餘行數十日後覺痛減飲食有味
精力爽健非舊日之比心神喜悅服藥不輟迺運覺熱熱勢滋甚
自後飲食服餌皆用寒涼數年之閒疾去熱除神清體健以此知
平昔將攝失宜醫藥差錯之過也舉世醫工亦未嘗語此自爾處
病用藥治身治家及其他親識外人但來求醫不避巖危意無圖
報專一治療無不全愈大率計之三十有餘年閒所療傷寒三二

日至五六日閒使之和解痊安者可四五千人汗前汗後諸般惡證危篤至死眾醫不救者活及二百餘人百發百中千不失一率因董醫始以傳授次得元機原病式大明終始開發良多在後親見守真先生詳加請益推惟要妙愈究愈精始知董氏之學始得先生原病式簡要之書施用故也兼傳澤承貺者迺先生門下高弟子真良醫也並已過世同爲一家與世醫可謂冰炭自天德五年以後董氏醫名大著傳聞遠近病者生危者安士夫之家極爲推重十數年閒所獲數萬其舉薦稱揚僕有力焉僕自是應厯任所不惜此書教授諸醫復與閒說素問要妙至理使之解悟改革前非以救生靈之疾病至於士人有求問學醫者僕皆一直與傳授使知要妙治法及方伊等雖不能通明造化但能用藥治病得驗者亦不下百數大定二十一年予自京兆運使移邢臺下車視事之餘擢醫者數人與說素問兼授以知要之法眾中有孫執中者尤爲好事一日請求原病式欲爲之開板廣傳於世庶幾普

救生民天橫之厄兼證醫家從來所傳相習之非予憫其仁者之
用心欣而授之非唯得截要治法歷行於世兼以揄揚先生特達
奇才獨得要妙造化之理著成方書流行於世豈非規模繩墨者
歟又非活人書之較焉嗚呼自秦越人張仲景之後迄今千有餘
年此道湮淪苟非斯人真偽混殽似是而非觸目而已有孫子復
告子願爲之後序故不揆狂斐而作是語聊以旌表先生事業之
萬一云皆大定二十二年九月日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道濟
序

素問元機原病式

素問要旨論序

馬宗素

夫三皇設教上帝垂慈愍羣生有困篤之疾救黎庶有天殤之厄
遂談運氣說太始之冊文開榮醫鑑彰太素之妙門先聖既遺軌
範素問靈樞二經共爲一十八卷其理奧妙披會難明今有劉守
真先生者曾遇陳先生服仙酒醉覺得悟素問元機如越人遇長
桑君飲上泉水隔腹觀病之說也然先生談元病式一卷宣明論

五卷要旨論三卷其原病式者明病機本說六氣病源宣明論者
精要醫方五運六氣用藥古往及今淵奧妙旨莫越於此也要旨
論者素問隱微天地大紀人身通應變化殊途其理簡易其趣深
幽惟此經釋爲龜鏡者也然九篇三卷者猶後之學者尙難明矣
宗素自幼習醫術酷好素問內經玉冊靈文以師事先生門下麤
得其意趣釋要旨論九篇分作八卷入式運氣載設圖輪開明五
運六氣主客勝復太過不及淫邪反正重釋天元玉冊金匱靈文
素問靈樞撮其隱奧運氣之旨也主藥當其歲味當其氣性用燥
淨力化淺深四時主用制勝扶客主須安一氣失所餘遁更作藏
府淫井危敗消亡君臣佐使明病標本安危盛衰若不知年之所
加氣之盛衰不可以爲攻矣口若不推其素問曉達元機天地有
運氣之升沈人身有血氣之流轉周天度數榮衛循環通應人身
晝夜不息素問者五太之名也太者大之極也素者形質潔白非
華綺之間也素問者問答形質之始也形質具而疴瘵由是萌生

然啟元子詮注朱書其文閒其理隱奧習之者濫觴其說遺而不
解者實其多矣今時太古靈文乃素問之關鑰也究其源流發明
解惑耳後之學者識天地之大紀變化之殊邈妙哉太素視如深
淵如迎浮雲莫窮其涯際元通隱奧不可測量若非劉氏孰可發
明用釋元機敬資昭告平陽洪洞馬宗素謹序

素問要旨論

靈巖寺觀音聖跡序

皇統七年

陳壽愷

雲公禪師住持靈巖寺未越三歲宗風大振嚮風而遠近歸之一
日謂濟濱老人陳壽愷曰夫靈巖大刹昔自祖師觀音菩薩託相
梵僧曰法定禪師於後魏正光元年始建道場與梵宮居天下四
絕境中稱最而世鮮知其由我祖師其始西來欲興道場於茲也
前有二虎負經青蛇引路捫蘿策杖窮絕壁而不可登乃徘徊於
南山之顛面石之久感日射巔峯成穴透紅光於數里師乃躅光
而下美其山林秀蔚可居千眾道遇村人亦異人也顧師而言曰
師豈有意於茲患其無水耶回指東向不數里閒可得之矣師既

徐行則有黃猴顧步白兔前躍俄驚雙鶴飛鳴其下涓涓果得二
泉又擊山泐隨錫杖飛瀑迸涌遂興寺宇逮今八百餘載凡祈求
應感而福生民莫可勝紀然爲我祖師發揚顯聖跡之狀蔑聞其
人良可太息乃命工敬圖其像而刊諸石庶廣其傳普勸遐邇永
同供養

泰山志

道德真經全解序

時雍

混元五千文注解行於世者亦多矣類皆分章析句前後不相貫
穿智鑿臆說非自得之學致微言奧義闡而不明鬱而不發覽者
病於多歧莫知所向故人卻去華自真定復歸於亳出道德全解
示僕莫知名氏玩味紬繹心目洞開平昔疑難渙然冰釋內外混
融義若貫珠度越常情倍萬殆非世學所能擬議蓋高仙至人愍
世哀蒙披發元奧所謂道隱無名而善貸且成者也僕旣得斯文
不忍獨善遂勉兩金諸友哀諸好事命工鏤板以廣其傳正隆四
年歲在單闕孟陬始和亳社時雍逍遙序

道德真經全解

水調歌頭詞序

訪曹浩然

蔡松年

曹侯浩然人品高秀玉立而冠其間學文章落盡驕貴之氣藹然在寒士右惜乎流離頓挫無以見於事業身閑勝日獨對名酒悠然得意引滿徑醉醉中出豪爽語往往冰雪逼人翰墨淋漓殆與海岳並驅爭先雖其平生風味可以想見然旒離頓挫之助乃不爲不多東坡先生云士踐憂患焉知非福浩然有焉老子於此所謂興復不淺者聞其風而悅之念方問舍於蕭閒陰求老伴若加以數年得相從於林影水光之間信足了此一生猶恐君之嫌俗客也作水調歌曲以訪之

明秀集

水調歌頭詞序

憶范季潛

蔡松年

僕以戊申之秋始識吾季霑兄於燕市稠人中軒昂簡貴使人神竦旣而過之未嘗不彌日忘歸至於一邱一壑心通神解殆不容聲自是朝夕與之期鄰里與之游者蓋十有二年己未五月復別於燕之傳舍及其得官汴梁僕已去彼悵然之情日夕往來乎心

也明秀集

念奴嬌詞後序

蔡松年

王夷甫神姿高秀宅心物外爲天下稱首復自言少無宦情使其雅詠虛元不論世事超然遂終其事何必減嵇阮輩而當衰世頽俗力不可爲不能遠引辭世黽勉高位顛危之禍卒與晉俱爲千古名士之恨又嘗讀山陰詩敘考其論古今感慨事物之變旣言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世殊事異興懷一致則死生終始物理之常正當乘化以歸盡何足深歎而區區列敘一時之述作刊紀歲月豈逸少之清真簡裁亦未盡能忘情於此耶故因此詞併及之明秀集

雨中花詞序

送李不愚作掾天臺

蔡松年

僕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懶慢之癖殆與性成每加責勵而不能自克志復疎怯嗜酒好睡遇乘高履危動輒有畏道逢達官稠人則便欲退縮其與人交無賢不肖往往率情任實不留機心自

惟至熟使之久與世接所謂不有外難當有內病故謀爲早退閒
居之樂長大以來遭時多故一行作吏從事於簿書鞍馬閒違已
交病不堪其憂求田問舍遑遑於四方殊未見會心處聞山陽閒
魏晉諸賢故居風氣清和水竹葱蒨方今天壤閒蓋第一勝絕之
境有意卜築於斯雅詠元虛不談世事起其流風遺躅故自丙辰
丁巳以來三求官河內經營三逕遂將終焉事與願違俯仰一紀
勞生愈甚弔影自憐然而觸於事物感今懷昔考其見於賦詠者
實未始一日而忘李君不愚作掾天臺出佐是郡因其行也賦樂
府長短句以敘鄙懷行春勝日物彩照人爲余擇稚秀者以雨中
花歌之使清泉白石聞我心曲庶幾他日不爲生客耳

明秀集

永遇樂詞序

寄施明望

蔡松年

建安施明望與余同僚三年心期最爲相得其政術文章皆予之
所畏仰不復更言獨記異時共論流俗鄙吝之態令人短氣且謀
早退爲閒居之樂斯言未寒又復再見秋物念之惘然輒由其語

爲永遇樂長短句寄之并以自警

明秀集

水龍吟詞序

贈楊德茂

蔡松年

余始年二十餘歲在丁未與故人東山吳季高父論求田問舍事
數爲余言懷衛閒風氣清淑物產奇麗相約他年爲終焉之計爾
後事與願違遑遑未暇故其晚年詩曰夢想淇園上春林布穀聲
又曰故交半在青雲上乞取淇園作醉鄉蓋誌此也東山高情遠
韻參之魏晉諸賢而無媿天下其知之不幸年踰五十遂下世今
墓木將拱矣雅志莫遂令人短氣余旣沈迷簿領顏鬢蒼然倦游
之心彌切悠悠風塵少遇會心者道此真樂然中年以來宦游南
北聞客談箇中風物益詳熟頃因公事亦一過之蓋其地居太行
之麓土溫且沃而無南州卑溽之患際山多瘦梅修竹石根沙縫
出泉無數清瑩秀澈若冰玉稻塍蓮蕩香氣濛濛連亙數十里又
有幽蘭瑞香其他珍木奇卉舉目皆崇山峻嶺煙霏空翠吞吐飛
射陰晴朝暮變態百出真所謂行山陰道中癸酉歲遂買田於蘇

門之下孫公和邵堯夫之遺跡在焉將營草堂以寄餘齡巾車短
艇偶有清興往來不過三數百里而前之佳境悉爲已有豈不適
哉但空疎之迹晚被寵榮叨陪國論上恩未報未敢遽言乞骸若
僂俛駑力加以數年庶幾早遂麋鹿之性雙清道人田唐卿清真
簡秀有林壑癖余與作蒼煙寂寞之友而友人楊應茂博學冲素
游心繪事暇日商略新意廣遠公蓮社圖作臥披短軸感念退休
之意作越調水龍吟以報之

明秀集

石州慢詞序

九日

蔡松年

毛澤民嘗九日以微疾不飲酒唯煎小團薦以菊葉作侑茶樂府
卒章有一杯菊葉小雲團滿眼蕭蕭松竹晚之句僕頃在汴梁三
年每約會心二三客登故苑之友雲亭或寓居之西巖置酒高會
以酬佳節酣觴賦詩道早退閒居之樂歲在庚子有五字十章其
一云去年哦新詩小山黃菊中年年說歸思遠目驚高鴻逮今已
復三經是日奔走塵泥勞生愈甚今歲先入都門意謂得與平生

故人共一笑之樂且辱子文兄有同醉佳招而前此二日左目忽
病昏翳不復敢近酒盞癡坐無聊感念身世無以自遣乃用澤民
故事擬菊烹茶仍作長短句以石州之音歌之

明秀集

滿江紅詞序

寄許師聖

蔡松年

舅氏丹房先生方外偉人輕財如糞土常有輕舉入表之志故世
莫能用之時時出烟霞九天上語醉墨淋漓擺落人間俗學自謂
得三代鼎鐘妙意今年以書抵僕言行年七十精力愈強貧愈甚
知大丹之旨愈明意使早成明秀歸計以供其薪水之費也作滿
江紅長短句以發千里一笑云

明秀集

滿江紅詞序

遣意

蔡松年

辛亥三月春事婉婉土風熙然東城雜花閒梨爲最去家六年對
花無好情惛然得流坎有命無不可者古人謂人生安樂孰知其
他屢誦此語良用慨歎插花把酒偶記去年今日事賦十數長短
句遣意非知心人亦殆難明此意以仙呂調滿江紅歌之是月十

五日玩世酒狂

明秀集

雨中花詞序

招親友小集

蔡松年

僕將以窮臘去汴平生親友零落殆盡復作天東之別數日來臘梅風味頗已動感念節物無以爲懷於是招二三會心者載酒小集於禪坊而樂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請賦此曲以侑一觴情之所鍾故不能已以卒章記重游退閒之樂庶以自寬云

明秀集

水龍吟詞序

寄楊子能

蔡松年

僕三年爲郎外臺故人楊子能爲廣文博士暇日每相尋爲文字飲其詞章敏妙臨觴得紙下筆不能自休去歲收燈後過楊於鄭氏山亭酣觴賦詩最爲快適自此僕遂東來比得其詩頗道當時風味戲作越調水龍吟以寄之

明秀集

水龍吟詞序

自警

蔡松年

乙丑八月得告上都行李淹滯寄食於江壩村舍晚雨新晴江月

炯然秋濤有聲如萬松哀鳴澗壑時去中秋不數日方遑遑於道路宦游飄泊節物如馳此生餘幾春秋而所謂樂以酬身者乃如此謀生之拙可不哀耶幸終焉之有圖坐歸歎之不早慨焉興感無以爲懷因作長短句詩極道蕭閒退居之樂歌以自寬亦以自警蓋越調水龍吟也與我同志幸各賦一首爲他日林下故事

秀集

贈日者李子明序

王寂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卜筮其一也古之避世者或多卜隱則司馬季主嚴君平其人矣初不以區區小數驚動世俗意欲使逆知禍福畏臯趨善而已今之日者行衢坐肆紛紛如蝟毛然而言信而有徵者亡幾大抵市道以急衣食之計所以馳騁穿鑿牽合詭誕無所不至所謂君子之道者吾不得而見之矣遂人李子明得樂五虎之遺法又能以五行十干奇偶成字吉凶否泰必以忠告嘗爲予筮之屢中諺云老醫少卜若方富於年但當於古人用心

處以期益進則季主君平安知不復見於今日也予頃以使事往來保遂閒渠從子乞言懇甚故以此遺之大定壬寅臘前一日拙軒主人王元老書

拙軒集

送故吏張弼序

王寂

大定改元之再歲予爲縣於太原之祁時邊烽未息千里轉輸予以朝命從事於四方邑吏弼者嘗預其行弼天姿畏慎義不爲乾沒予由是推置腹心初不以羣吏處之以至險阻艱難無不同者今予之去祁二十有四年中閒音書信問執敬如初及予自從官出蔡守弼又能不遠數千里跋涉畏塗踵門過我予驚聞其來倒衣以迎話舊通夕恍如夢寐蓋留幾月而後去臨行乞言意眷眷似不能已者予雖欲無言得乎夫吏之所習詭道也或桀黠尤甚者揣不言之意伺欲動之色推輕重矯枉直必利而後已爾奚獨反是得非好學聞義理使之然哉雖然求之此途亦未多得以始終之際殆不減明遠所媿予名位不及古人不使爾名暴白於當

世託以不朽姑於其行也序以爲贈云

拙軒集

曲全子詩集序

王寂

曲全子子之母弟也少穎悟天資孝友以予有十年之長兒時嘗受經於子故事予猶師也性坦率與人略無崖岸當酒酣耳熱視世閒富貴兒皆臥之百尺樓下然不喜場屋之學人或勉之笑而答曰吾兄已世其家吾親已享其祿吾事濟矣誰能踽踽從原夫輩覓官耶識者以爲達平居季孟閒把酒賦詩對牀聽雨眷眷然不忍舍去當是時吾二親康健歲時上壽斑衣羅拜里人榮之指以爲慶門故榜其堂曰雙橘一時名卿大夫士爭相歌詠其事自爾洊罹憂患生寡食眾貧不能生兄弟狼狽餬口於四方渠亦僂俛赴調得監亳州酤意愈不樂自是日飲無何似與世相忘者未幾疾作竟不起平生所爲詩無慮數百篇旣沒之後而二子方啼笑梨栗豈知乃父之遺文當眞賞珍藏於不朽哉已而旅櫬北歸予屢索於殘編斷藁中了不可得以是予與季弟每興言及此輒

聲與涕俱出蓋痛其不復見矣況九原之恨其能已乎大定己酉予被命提點遼東等路刑獄事閱再歲會以公集飯素於大清安禪寺偶於稠人中得故人李仲佐握手道舊且復謂予曰元輔不幸今十年矣念一死一生之際未能忘情時令人誦曲全子集製如對晤語予驚聞其說懇請一見旣而得之長篇短章凡四十有七惜乎所得之不多也雖然嘗一嚙鼎味知矣奚以多爲吾弟名案字元輔曲全子蓋道號云明昌改元之明年春正月中泚日兄元老序

拙軒集

兩漢策要序

王大鈞

皇朝專尙詞賦取士限以五經三史出題惟東西漢二書最爲浩汗學者披閱如涉淵海卒莫能際其畔岸大抵菁華無出策論書疏而已可取而爲題者十蓋八九真科舉之急用也先是吾鄉常同知彥修宅取舊本兩漢策要摹搭刊行於世其閒錯謬及有不載者僅數十篇殆爲闕典彥修痛恨遺脫嘗欲增廣方經營閒不

幸早世今二孫克家不墜箕裘之緒皆業進士乃承意繼志遂再
爲編次時向者遺脫一一校證添補附入命工鋟木用廣傳布且
索序引予喜其不負乃祖之意使斯文號爲完書是可嘉也姑直
書所以題其端首云大定乙巳中元日承直郎岳陽縣令雲騎尉
賜緋魚袋王大鈞序

兩漢策要

大六壬玉連環一字訣序

王頤

老子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是禍福也聖人猶難
況元元之眾豈能喻前期之得失察品物之情狀哉此陰陽者流
所以關於世也黃帝軒轅氏以中式開天下之蠱曠雖傳其書而
得其妙用者實寡近世徐次賓潛心斯道爲人稽吉徵凶委曲詳
悉遂本所得述成一書題曰一字訣十六門互相發揮循環不已
又曰玉連環室之九逸仙人見其簡略慨然詳注覽之者尋源討
流不待金匱玉函已造會要矣時大定歲次辛丑孟冬朔翠微樵
隱王頤謹序

大六壬玉連環一字訣
上原列卷三十七

增廣類林序

王朋壽

傳記百家之學率皆有補於時然多散漫不倫難於統紀故前有區別而爲書號爲類林者其來尙矣惜乎次第失序門類不備予因暇日輒爲增廣第其次序將舊篇章之中添入事實者加倍又復增益至一百門逐篇係之以贊爲十五卷較之舊書多至三倍若夫人君之聖智聰明臣子之忠貞節義父子兄弟之孝慈友愛將相之權謀大體卿士之廉潔果斷隱遁之潛德幽光文章之麗藻清新風俗之好尙陰德之報應酒醴之耽沈恩怨之報施形體之長短容貌之美惡男子之任俠剛方婦人之妍醜賢愚神仙之清修鬼神之情狀宮室之華靡屋宇之卑崇天地之運移日星之行度山海之靈潤醫生之精專草木之奇秀金石之口良蠻夷之頑獷禽魚之巨細凡六合之內所有無不概舉雖不敢謂之知所未知亦可謂之具體微矣其於善者不敢加於褒飾惡者不敢遂有貶斥姑取其本所出處芟其繁節其要而已覽者味其雅正則

可以爲法視其悖戾則可以爲戒豈止資談柄而詫多聞不爲無所取也鄉人李子文一見曰專門之學不可旁及至如此書無施不可好學通變之士之所願見我爲君刊鏤以廣其傳如何予謹應之曰諾於是舉以畀之併爲之序時大定己酉歲夏晦平陽王朋壽魯老序

類林

重雕清涼傳序

姚孝錫

白馬東來象教流行於中土元風始暢或示禪寂以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派別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以爲佛法在九州閒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爲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焉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羣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發祥光以竦觀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異哉昔有沙門慧祥與廷一者皆緇林助化之人洎丞相張公天覺黃華朱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

世相望同心贊翼慮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乃廣搜見聞
與目所親覩編次成帙慧祥始爲清涼傳二卷廷一復爲廣傳三
卷張相國朱奉始又爲續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元之流與
夫高人達士作爲詩頌贊偈附名傳末星聯珠貫粲然貝錦之文
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躬詣靈巖目瞻聖跡但覽卷披
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護之益未易可述偶回祿
之構災致龍文之俱燼不有興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傳東安趙琉
以酒官視局臺山慨然有感於心卽白主僧願捐囊金以助緣僧
正明淨謂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化宮之災用力有先後今因
其請盡出粟帛以成其事僦工鏤板告成有日趙因造門囑余爲
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點僧善誼相繼以書爲請僕嘗謂道不
在衣傳衣可以受道法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旣嘉趙侯用意
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舛佛以眩眾故爲之
書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序

續清涼傳

地理新書序

張謙

僕叨習地理忝慕陰陽雖專述二宅而取則於此書伏覩古唐夷
明蒲阪等處前後印賣新書未嘗有不過目收觀者終莫能見其
完本惟我先師馮公傳授亦遺地圖一篇繼有平陽畢先生者留
心攷覈可無失而又增加圖解等法度真得其旨趣矣自是更訪
求名士家藏善本比對差互甚多今據從來板內遺闕者並以補
完元差互者校讎改正一兩疑未詳者乃各存之及其閒寫雕錯
誤亦以校定其卷首四方定位之法圖解已是詳備竊見營造取
正定平制度亦可爲式外五姓聲同而虛實音異者今以纂出地
下明鑑立成傍通三鑑六道繼敘輪圓又校正禽交步分及民庶
合用營田參定傳符雜忌等述口論呂才言宅葬經書之弊各布
列本篇之下總二萬餘言以廣見聞僕恐未能專擅遂誠心修集
以俟同道之能者幸改易焉庶幾我輩易爲遵用審觀此書之興
也始自唐代呂才刪定名以地理至於宋朝三厯數主重復詔下

有司始終計有百年方以定用頒行於世今野俗之流而有專執星水之法或只習一家偏見之文又有不經隨代進用頒行旁門小說不根之語或與官書相害者執而行之兼又不能與五姓參用而專排斥五音姓利良可罪哉僕今見平陽數家印賣此書雖有益於世竟未有完者恐久墜斯文莫能從善不敢欺隱遂將正文插入又附以亂談舛駁之辭短拙不揆尤甚輒以俗言紀其事迹時明昌王子歲古戴鄙夫張謙謹啟

新校正地理新書

地理新書序

畢履道

宅葬者養生送死之大事也自司馬史分陰陽家流至唐迄宋屢詔儒臣典領司天監屬出秘閣之藏訪草澤之術胥參同異校覈是非取舍於理而裁祥有稽者留編太常卽今之頒行地理新書是也俾世遵用以裨政治保生民躋於壽域惠亡者安於下泉示愛民廣博之道不甚躋歟兵火之後失厥監本於是俗所傳者甚有譌謬至於辭約而理乖名存而實革旣寢差誤觸起凶災僕深

患斯文之弊遂質諸師說訪求善本參校以正之者僅千餘字添補遺闕者幾十數處兼有度刻步尺之差者則以算法考而改之有陰陽加臨之誤者則以成法推而定之至若四方正位詳說其準繩表臬求影於星取中之法四折曲路細畫其角斜正方合句股入穴之圖山水列其吉凶祭事分於壇墀發揮經義注釋禮文歲餘方畢藏之於家以俟同道之能者踵門而採擇焉庶亦知予攻業之不忽也時大定歲在闕逢執徐平陽畢履道題

理新書

新校正地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寇才質

僕草澤無名之野人也素不以進取介意及冠之後酷嗜恬淡之樂究丹經卜筮之術至於晚年讀古人書披閱諸子探賸聘經之奧章章有旨可謂深矣遠矣因觀諸家解注言多放誕互起異端諸子殺亂殆越百家失其古道本真良可歎也獨莊列文庚四子之書乃老氏門人親授五千言教各著撰義與相同其餘諸解紛

紘肆辨徒以筆舌爲功虛無爲用了無所執又豈可與四子同日而語哉僕昔隨仕嘗遊京都得參高道講師略扣元關盡爲空性之說不能述道之一二內省不疚深其造道而自得欲以拯世欲之多礙悼聖道之不行又恐膠疑泥惑之流翻起蜂喧之議故摭其四子引其真經集爲一編計一十卷以破雷同之說因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又述經史疏十卷以相爲之表裏今幸苟完是論非常恃其臆說不惟新當時聞見抑爲千古之龜鑑也請好事君子幸無哂焉偃息之暇因援筆而直書之時大定十九年己亥歲元日古襄冠才質謹序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後序

劉 誥

竊聞莊列文庚者乃老氏之門人高弟也當此周時親授五千言教探道德之奧旨捨四子之外其孰能與於此哉今之諸集解義多浮誕了無所執各尙異端百無一當尙辭者逞於談辨遺於體要玩理者拘於淺近昧乎指歸是以大道隱於小成固閉而不能

開久屈而不能伸由是天下莫不以空性爲科邪說爲惑皆不能反於正道也今古囊寇志道者多聞博識有生知自然之性自幼及冠心不挂細務不以名利爲念酷嗜恬淡之樂然而經史不輟於涉獵諸子之中僻好道德二篇閱及舊注背義者多故慨然篤志累日滋久不舍晝夜遂成一編之書以論道德之根本然猶不肯恃已所長輒引莊列文庚爲證庶息天下未達者之謗議也迺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十卷或隨經辨注或總章定名纂遺義者有一百餘家議改本者近八百餘家尊上古結繩之化述聖人體道之規誚尙怪以遺其鄙泥空而失治門目備次章句有歸鬼神之說斥之於無稽方術之事屏之於不用其道之功用粲然靡所不載可使後之宗風者開卷見道而不勞聰明昔孔子推高老氏之言故嘗歎之猶龍以其變化不測可謂元德深矣遠矣驗之於古考之於今俾人甚易知易行爲萬世之龜鑑者不據是論余何言哉於戲聖道之興信由乎時業得觀高論醉眼豁然如披霧而覩

光明蓋天下之未喪斯文也謹援筆直敘跋之卷尾姑以讚先生之用心耶時大定二十年庚子歲正月上元日鄉貢進士潯源繁時劉諤庭直序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

西嶽華山志序

劉大用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故也謹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五服之外三閭稱名山者以百數乃不以遍舉此皆有正神或隱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四嶽終南太白卻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戴高穹蓋得太乙之元精秉金天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兌方預之於十大洞天之中則極其爲號含藏日月吐納雲烟

生象外之樓臺匪人閒之風物目之於十八水府之數則車箱有
澤東南江海地脈潛通載祀典而爲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
掌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衣經時不落已而
斜陽映日蓮峯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
生琥珀夜卽有光地出醴泉爲國之瑞固宜降五靈元老隱函谷
真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觀
大羅者有之招邀眞聖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爲一都會也吾友
王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舉
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娶棄家入名山終鍊金液不有太
華其孰留意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
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採拾而附益之
俾各有分位不失其敘以山水觀之則峯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
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鑪拜壇諸神降
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柏俱中炎

帝之選錄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真人盡
與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於是大備
無不包也其文僅七十餘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
哉既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乏卿雲無力挽千
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卽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
知明指會公有此乃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之中合作神藥
必有所依書曰爲巫者鬼必附之設象者神必主之況修仙藥而
入名山豈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
青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元洲會羣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
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
與公異曰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尼陽劉大用器之序

岳華山志

太微仙君功過格序

失名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科曰積善則

降之以祥造惡則責之以禍故儒道之教言無異也古者聖人君子高道之士皆著盟誠內則洗心鍊行外則誨訓於人以備功業矣余於大定辛卯之歲仲春二日子正之時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君得授功過之格令傳信心之士忽然夢覺遂思功過條目歷歷明了尋乃披衣正坐默而思之知是高仙降靈不敢疎慢遂整衣戴冠滌硯揮箋走筆書之不時而就皆出乎無思非干於用意著斯功格三十六條過律三十九條各分四門以明功過之教付修真之士明書日月自紀功過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自知功過多寡與上天眞司考校之數昭然相契悉無異焉大凡一日之終書功下筆乃易書過下筆的難即使聰明之士明然頓悟罪福因緣善惡門戶知之減半慎之全無依此行持遠惡遷善誠爲眞誠去仙不遠矣西山會眞堂無憂軒又元子序

太微仙君功過格

道德眞經取善集序

李霖

物之共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

體同焉皆得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其實一致
末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罔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
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當商末世歎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
微著書九九篇以明元元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乎三教內
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爲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
無不徧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以來未有如斯經
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
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
有未盡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霖自幼及壯謾誦元言以待
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耄荒難測聖
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啟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
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謂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劉允升

老氏當周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
暢元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屏斥禮樂蓋非過直無以矯
枉仲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
覩紫氣之瑞識其真人度關虔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
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
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尙逸其迹而口蓋其意要在忘言而
後識其指歸也漢文景閒治尙清靜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
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爲浮誕王衍清
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
隋之王仲深譏其故以謂虛口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
不善也唐韓愈猶譏其小仁義猶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
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
一言以爲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人各隨其
意爲之注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亦集之不易饒陽李霖

字宗傳性喜恬淡自幼而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可謂知堅高之可慕忘鑽仰之爲勞會聚諸家之長并敘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爲功豈小補哉王賓乃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版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

重陽教化集序

范 樸

丹陽先生遇重陽真人願不異哉真人一性靈明夙悟前知自終南至於吾鄉地之相去三千餘里不辭徒步之遠而有知己之尋大定丁亥中元後一日真人抵郡竹冠弊衣攜笠策杖徑入於余姪明叔之南園憩於遇仙亭丹陽先生馬公繼踵而至不差頃刻可謂不期而會焉二人相見禮揖而罷問應之餘歡若親舊坐中設瓜惟真人從蒂而食眾皆異之丹陽先生先題詩於亭壁有沈醉無人扶之句真人讀而笑曰吾不遠數千里而來欲扶醉人耳

又問如何是道對曰大道無形無名出五行之外是其道也清談
終晷坐者聽之纒纒忘倦使人榮利之心驕氣淫志頓然失去先
生邀眞人就城而館之待以殊禮日益恭敬卒至於成因命所居
庵曰全眞究其相遇之由若合符節苟非夙緣仙契孰能至於是
哉先生系出扶風累世青紫吾鄉顯族也生而異稟識度不羣其
所居之第口范二街相對與余世爲姻家有朱陳之好幼同嬉戲
長同講習在郡庠數十年閒花時月夕把酒論文未嘗不相從爲
樂也先生資產豐厚輕財好施故能捨巨萬之富揖眞一之風眞
人遂以方便誘夫婦入道尙恐未從乃出神入夢以天堂地獄警
之俾斯悟焉至於鎖庵百日密付元機謂石火光陰難得易失如
不早悟虛過一生下手速修猶太遲也謂攀緣妄想動成罪業索
梨分而送之兼以栗芋賜之使知其離分而立遇也謂不捨冤親
煩惱不斷去邑里之冗爲雲水之遊則鄉好離也凡詩詞往來賡
唱迭和皆予一一目覩而親見之雖片言隻字無非發揮至奧冥

合於希夷之趣也是以收聚所藏編次至三百餘篇分爲三帙其
成一集丹陽門人盧眞子朱抱一欲鐫版印行廣傳四方屬予爲
序余忘其固陋卽其意而序之旣美其至人相遇之異又美其仙
風勝概可垂勸於後人使修真樂道之士玩詠斯文豈小補哉大
定癸卯甯海州學正范懌謹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全眞集序

范懌

全眞之教大矣哉謂眞者至純不雜浩劫常存一元之始祖萬殊
之大宗也上古之初人有純德性若嬰兒不牧而自治不化而自
理其居於自適自得莫不康甯享壽與道合其眞也降及後世人
性漸殊道亡德喪樸散純離情酒慾殺蠹於中愁霜悲火魔於外
性隨情動情逐物移散而不收迷而弗返天真盡耗流浪死生逐
境隨緣萬劫不復可爲長太息也重陽憫化妙行眞人博通三教
洞曉百家遇至人於甘河得知友於東海化三州之善士結五社
之良緣行化度人利生接物聞其風者咸敬憚之杖履所臨人如

霧集有求教言來者不拒詩章詞曲疏頌雜文得於自然應酬卽
辦大率誘人還醕返樸靜息虛凝養互初之靈物見真如之妙性
識本來之面目使後之於真常歸之於妙道也或問真人者曰人
生天地閒雖曰最靈亦萬物中之一物耳孰能逃陰陽之數孰能
出造化之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自然之常理也不稟異
氣仙不可求不契夙緣道不可學豈可苦身約己如繫影捕風鏤
冰彫松爲必不得之事求難成之效哉真人喟然歎曰長生妙理
人具仙材孰不可求有怠而弗成者顯而至多有勤而取驗者隱
而甚少世人以多見爲信以不見爲疑遂以仙事茫茫爲不可期
也試以物理驗之鑛之鍛鍊可以爲鐵鋼之點化可以爲金魚超
呂梁而爲龍雉入大水而化蜃冰之易消者也藏之可以度夏草
之易衰者也覆之可以越冬人能割愛去貪守雌抱一遊心於恬
淡食氣於虛無亦可以高舉遠致躡景登虛逍遙乘禦寇之風往
來應飛真之錫騎鯨而遊滄海跨鳳而上青冥千年化兮如遼東

之鶴望日朝兮如葉縣之鳧與安期羨門之流洪崖洞元之屬同
列仙班爲難矣古今得道輕舉者不可勝數子謂無徵如聾者不
聞有絲竹之音瞽者不知有丹青之色彼淺見謏聞烏足以語道
哉問者屏息汗顏而退真人開方便門示慈悲海出人於炎炎火
宅提人於浩浩迷津識性命之祖宗和氣神之子母有無會於一
致空色泯於兩忘使入是門者如南柯夢覺由是路者似中山之
酒醒返我之真無欠無餘復入於混成歸我之宗不墜不失復同
於太始真一之性湛然圓明變化感通無所而不適也真人羽化
之後門人哀集遺文約千餘篇辭源浩博旨意宏深涵泳真風包
藏妙有實修真之根柢度人之梯航也京兆道眾聚財發槩雖已
印行而東洲奉道者多因去版路遙欲購斯文不易得也長生劉
公教門標的仙宗羽儀爲一代之師真作四方之教主謂全真之
風起於西興於東徧於中外其教廣矣大矣乃命曹瑱來靈玉徐
守道劉真一梁通真翟道清等化緣特詣吾鄉求序於懌以真人

文集分爲九卷載開版印行廣傳四方俾後人得是集者研窮其詞如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見煙知火必近使人人早悟而速成實仁者之用心也噫自古修真之士或跣足尋師而師不遇或斷臂問法而法不知至於皓首窮年莫知所措虛過一生深可惜也今全真文集散落人間妙用元機昭然易見學者宗之大修則大驗小求則小得士之志於道者適遇斯時何其幸也大定戊申清明一日甯海州學正范懌德裕謹序

重陽全真集

水雲集序

范懌

東牟古牟子之國齊之大郡也戶口滿繁人性質樸東連滄海煙浪雲濤浩渺無涯不知其幾萬里南掛崑崙層巒疊嶂峻極於天不知其幾萬丈海山鍾秀人傑地靈異人名士代不乏人宜乎真人相繼而生也譚公先生名處端號長真子吾鄉大族也生而穎悟識度不凡善草隸書爲人剛正有操行鄉里敬憚之大定丁亥歲重陽憫化妙行真人飛錫東來仙遊海上以往契夙緣尋知友

於吾鄉得丹陽子馬公長真子譚公於東萊掖水得長生子劉公
又於登州棲霞得長春子邱公結爲方外眷屬所謂譚馬邱劉是
也相從眞人之遊西抵夷門眞人付以口訣囑以後事厭世而上
昇四子殯葬禮終挈徒而西至終南山卽眞人之舊隱傳襲其道
十有餘年自時厥後各從所之長眞先生往來於洛川之上行化
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其述作賦詠舉筆卽成詩頌詞章僅數
百篇又述語錄骷髏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眞風引
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濬州全眞菴主王琉輝等鏤版印行廣傳
四方值丙午歲大水漂沒其版散亡掖水長生先生劉公運慈悲
心開方便路遣門人徐守道李道微于悟仙等詣吾鄉屬予爲序
欲再命工發槧以永其傳可謂仁人之用心也竊嘗謂長眞先生
與余同鄉里年相若而志頗同幼爲兒童之戲長爲朋友之遊而
先生中年遇師學道蟬蛻登眞余蒼顏華髮尙區區於名利之場
甘分待終隨物衰謝何其愚也余將掣肘捐老牛舐犢之愛去碩

鼠畏人之貪逍遙於自得之鄉嘯傲於真閒之境學先生之道誦先生之文高養天和以寄餘生未審先生異日有舊遊之念肯乞飛霞佩乎嗚呼先生已羽化矣後之學者不能見先生之步趣聞先生之警欬其元機妙旨遺範餘風詳味斯文則可矣大定丁未歲正月望日東牟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水雲集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序

毛 鷹

太史公序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何偶遺列子劉向乃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爲蝶蝶之爲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元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元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啟迪後人使黃老之道粲然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

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盧二家合爲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以叩元關探聖域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韙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爲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爲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序

經四解

沖虛至德真

常清靜經注序

毛麾

源之未發流無不清風之未扇物無不靜及乎流以汨之則清者濁矣吹而散之則靜者動矣此理之常也道之生物自然之性何書不湛然而清寂然而靜感而遂通性以情遷失其天真逐而忘返至於流浪生死常沈苦海顧不哀哉太上以大慈悲大方便接引迷徒將與復其本原使得見道謂道雖不可以言傳而目擊道存之士且幾何人斯謂道雖不可以象教而得魚忘筌之喻若有所待故經之所以作也是經諄諄明誨始曰清者濁之源靜者動

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繼而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
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又繼之
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湛然常寂寂無所寂卽是真靜真靜應物漸入真道復曰雖名得
道實無所得爲化眾生名爲得道此真經之大旨歟蓋自西王母
授之仙人葛元等傳之太元真人贊之世世尊奉奈何愚者有終
身不靈惑者有終身不解鮮克仰副太上慈悲方便之意今驪山
侯公先生遊方之外者也念經之言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乃卽其
說爲之訓解辭簡而甚易明理達而甚易行神而明之自遣欲而
滅三毒由觀心而識無空屏執著之妄心誠貪求之煩惱祖述聖
作以開以明其閒有云悟而無爲者是得而有作者非有云大道
中無文字文字中無大道天文玉訣須憑師匠口耳相傳有云不
執空爲空不著有爲有云抱出靈華潔回還一體光學者倘於
是經誦持不退當得造於目擊之元不有待於忘筌之後也平水

老人毛廳序

常清靜經注

金文最卷十九

三

礪溪集序

毛廳

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香鶴鳴九臯自然有聞而及外高人勝
士或幽棲窮谷甘枯槁於山樊或混雜同塵肆沈淪於鄜市雖室
邇而人遠覺心靜而地偏飄飄泛泛喻孤飛之雲不繫之舟隱起
滅於丹霄滄溟之際將何往而不自適耶加之元元爲師泰和爲
友遐襟曠跡淵淳谷虛倣內觀之達人法勤行之上士修真養命
累功及人閒亦寄興言懷高吟大著遵皇人之紫筆演大洞之空
歌文辭章句往往見於世焉是以蘭之吹香鶴之聲聞乎我儀度
之今長春子邱公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公本登州棲霞人與劉
公譚公馬公俱圖學於終南王風子先生著名海上遠近敬仰號
邱劉譚馬若古祛惑論所謂神仙道士若太上說養性得仙三十
六法寂寞在人閒者也門人弟子齋公所作詩曲雜文來謁序引
余素未遂觀止臨江之表而獲覩雄編嘉其恬淡閒逸縱凡儷俚

無所拘礙若游戲於翰墨畦徑外者不雕不琢匪丹匪青土鼓蕢
桴之不求響奏元酒太羹之不事味享知音知美其在斯乎唐蔣
防稱靜福山廖冲曰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放
情逍遙今古爲誰予邱公復云時大定丁未長至日文林郎前太
常博士兼校書郎雲騎尉致仕平陽毛麾序

礪溪集

以上原列卷三十八

金文最卷二十目錄

序

礪溪集序

胡光謙

礪溪集序

移刺霖

礪溪集序

陳大任

重陽教化集序

國師尹

重陽教化集序

趙抗

重陽教化集序

劉孝友

重陽教化集序

梁棟

重陽教化集序

劉愚之

重陽教化集後序

王滋

重陽分梨十化集序

馬大辨

丹陽神光燦序

甯師常

竹溪先生文集序

趙秉文

以上原列卷三十九

法言微旨序

趙秉文

道學發源序

見文雅

趙秉文

箋太元贊序

趙秉文

中說類解序

見文雅

趙秉文

貞觀政要申鑒序

趙秉文

尚書無逸直解序

趙秉文

送麻徵君序

見文雅

趙秉文

論語辨惑序

王若虛

道學發源後序

見文雅

王若虛

揚子法言微旨序

王若虛

送王士衡赴舉序

王若虛

送呂鵬舉赴試序

王若虛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見文雅

王若虛

祖唐臣愚菴序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四十

王若虛

金文最卷二十

昭文張金吾月霽

序

礪溪集序

胡光謙

玉峯老人講經四十年緣深未斷丙午春演義易於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編乃礪溪邱公長春舉揚元諦開誘迷朋而作也啟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昔王官李樂然與玉峯俱出靳秀覺之門而李自穎悟元言驚人非世才之所能窺既與序而傳之矣嘉哉道之聰非世之聰也道之言非世之言也何以徵之乎俗學者雖能鼓頰撝毫不過歌詠情性搜羅景物至造理者明天人之際助聖賢之教亦可與日月爭懸若夫悟真之士特不斯然發無言之言上明造化彰無形之形下脫死生信手拈來不勞人思空暗自震奮爲雷霆本文不作燦成斗星玉峯老人今於羣仙而證之不求高而自高

不期神而自神豈非一氣通徹六窗洞闢動容無不妙出語總成
眞本來如是非假他通者耶如礪溪集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
天籟不吹簫又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
頭三伏暑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
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並
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礙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閒照了
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書當廣知
焉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眞結
緣在長安與馬丹陽去秋濬州人來與譚仙結緣惟邱公遠處隴
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
邱仙之道豈爲我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
得結緣焉時大定丙午歲五月日中條山玉峯老人胡光謙序

溪集

礪溪集序

移刺霖

且夫至道之妙不得以聲色求而不得以形迹窺必賴至人爲馴
致計揣摩摘句俾得傳誦之歌誦之而漸能游聖域而造元門者
也然而句乏警策文無淵底則烏可歆豔當時而激勵後學者哉
今見長春子邱公礪溪集片言隻字皆足以警聾瞶而洗塵囂也
甯非生而穎悟未弱冠而志於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
身行萬里地三教九流貯蓄於胸臆照耀於神識故也宜乎聲馳
丹闕有綸音之邀契偶真仙喜金鱗之得因知從重陽之役者無
慮千百輩惟邱劉譚馬四公特爲秀出然勉勉之譽獨有歸焉適
有舊友隴西公亨道自東萊直抵奉城郡署懇求集序拜手而加
額者數四自知弓刀簿領之手不足爲形容髣髴然稔慕風聲恨
未披際況李侯之來引繩不可挹故讓之無計而勉書數字時泰
和丙寅歲重午後一日昭義大將軍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
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護軍漆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一百戶移刺霖題

礪溪集

礪溪集序

陳大任

昔蒙莊著書三十三篇大率寓言藉外之論後之談道者然以黜聰去羨頤神養氣爲本至於接物誘俗革頑釋蔽亦不免託默於語東州高士長春子邱公世居登之棲霞未冠一年游崑崙山遇重陽子王雱風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久之與同志馬公譚公劉公陪從重陽子遊南京識者目邱劉譚馬爲林下四友居無幾重陽子捐館四人護喪歸葬終南廬於墓次服除各議所之適惟公樂秦隴之風居礪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丐食飲以度朝夕聲名藉甚大定戊申世宗皇帝聞之驛召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見於便殿前後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真之意上嘉歎焉及還山之後接物應俗隨宜答問有詩頌詞歌無慮若干首文直而理到信乎無欲觀妙深造有得者歟其徒哀爲巨帙將鋟木以廣其傳謁文以冠篇首愚以爲古隱君子有三概或自放草澤名往從之

人主之尊猶物色而招討或持峭行不屈於俗雖有所應終不可
縻以物務使人人想望丰采或資槁薄而樂山林逃空虛而不返
使天下常高其德不可加譬長春子兼而有之宜乎以野服承聖
明使四方懷想而企慕焉非如放利之徒假隱自名欺愚誑瞽爲
得計哉先生今在棲霞太虛觀未有承顏接膝之期所以敘其崖
略者庶他時邂逅不以我爲生客泰和戊辰四月望日翰林學士
中順大夫知制誥兼國子司業輕車都尉潁川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賜紫金魚袋安東陳大任序

礪溪集

重陽教化集序

國師尹

甚哉高尚至人世不常有也譬如景星慶雲非遇聖朝昌運則豈
泛泛而見自太上下關之後有關令尹喜傳襲其道下逮鍾離處
士呂洞賓陳圖南者皆相繼而出於今得重陽真人及丹陽先生
亦接踵於世噫寥寥乎幾千百年之間此數君者未易多得可謂
高尚至人世不常有者也丹陽先生馬宜甫本冠裳大姓富甲甯

海自童穉時其仙風道骨洒落不凡已爲閭里欽重長從鄉校積
學爲文便能入第一等忽遇重陽真人以一言悟意棄金帛如敝
屣視妻子如路人幅巾杖屨之外一無所有澹如孤雲悠然西邁
以爲物外之遊意將不受幻化倘非夙緣定分了悟生死者其孰
能與於此先生入道之後凡述作賦詠僅數百篇一一明達至理
深得真詮門人高弟等命同其議裒綴成集門人虛真子朱抱一
命工鏤板將行於世乃屬本府醫學博士韓展同扶風馬川訪予
求序諄諄懇至適有客在座聞之則掀髯抵掌捨席趨進而問曰
道家者流嘲弄風月固當如是乎予卽應之曰噫嘻子亦誤矣且
如明眼禪和欲傳妙道亦必垂一則語以示後之學者矧口高尙
志人力欲恢宏正教闡揚家風必以言語訓誡發爲文章而啟迪
迷人庶有覺悟況此冷淡生活本是道人風味兼其閒無一字無
塵凡氣殆非吟詠風月者無用之空言也予無謂焉客乃醒然改
容悚赧請退曰僕誠淺陋言且過矣其徒所請旣堅子盍序之予

因作此俚語以書卷首大定癸卯冬十有一月上休日營邱府學正國師尹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教化集序

趙抗

仁人之用心也大矣哉身已適於正也欲天下之人皆去僞而歸真矣吾鄉丹陽先生之徒行是道者也先生舊爲霍海著姓祖宗皆以通儒顯宦自弱冠之年遊庠序工詞章不喜進取好虛無樂恬淡已深悟元元之理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徒步而來一見而四目相視移時不已及開談笑語如舊交夙契或對月臨風或遊山玩水或動作閒宴靡不以詩詞唱和皆以性命道德爲重謂人生於電光石火如隙駒朝露不思治身妄貪名利倘修之不早若一入異境則雖悔可追常以是而深切勸勉冀一悟而超脫塵世顧丹陽依違而未決乃歎曰下手遲也遂入環堵令丹陽自親饋一食自十月朔而處所須惟文房四寶布衣草屨枕石而席海藻隔窗牖而求詩詞者接跡舉意卽就略無思索當隆冬積雪之際

和氣滿室居百日而方出嘗入夢於丹陽而警之以天堂地獄又索梨栗芋每十日而分賜之自一以至五十五爲陰陽奇偶之數皆以詩詞往復酬和而顯其旨意於是丹陽夫婦開情厭塵俗而樂雲水書誓狀願師事於真人茲分梨十化之由也自此易麤衣分三髻日從事於重陽視富貴如浮雲棄子孫如敝屣忻然違鄉里西游梁汴之間盡傳其道不久而真人蛻昇遂西入關陝至終南重陽舊地築環堵以居焉無塵事之榮無火院之累尊心致志以精窮內事雖祁寒酷暑不易常服或忽然長嘯而自歌自舞已得希夷之真趣故人心歸向無賢不肖皆願爲門弟子吾邦之士素慕其明德不憚數千里之遠往而求見者無虛日斯見離五行之外而超俗出世者也豈不曰好離鄉乎凡當時之一篇一詠不徒然而發皆所以勸戒愚蒙免沈溺於愛河慾海非專爲於己也故門人裒聚二先生之詩詞分爲三集上曰教化下手遲次曰分梨十化又其次曰好離鄉共三百餘篇玩其文究其理者則全真

之道思過半矣自丹陽得遇殆今一紀有餘聞揚其教四民瞻禮
多人道而從下手遲三集雖闕中已鏤版印行以通途邈邈傳於
山東者百無一二而樂道之士罕得聞見一日丹陽門人虛真子
朱抱一訪予曰先生因重陽真人之誘掖而棄俗究重陽真人之
詩詞而悟道或以篇章或以言說廣行其教欲人人咸離迷津超
彼岸得全真之理豈肯獨善其身哉茲見仁人之用心也廣大矣
況此三集皆在吾鄉所作有目有耳者皆親聞見之實丹陽發跡
之根柢而得道超脫之因盡在是也欲命工重雕印造以廣其傳
俾世人皆得以披覽稽考知趨正而歸真矣求余爲文以序其事
予老矣昔與丹陽鄰里同在郡庠又相友好不惟常仰丹陽之道
高德重抑又見門人之仁心宏遠也雖才學淺陋不足以形容其
事然於義固不可辭姑以當時之親見以道其實其在他出處之
跡顯異之行前數公序之詳矣此不復載大定癸卯甯海州學錄
趙抗謹序

重陽教化集

重陽教化集序

劉孝友

有生最靈者人人生至重者命性命之真弗克保全其爲人也末如之何語所以保全性命之真非大道將安之乎世之人徒憙平高爵之貴以爲榮豐貲之富以爲樂謂可以滋益性命於永久而不知富貴之中美食華衣饒結於口體繁聲豔色侈奉於視聽心猿易放情竇難窒嗜慾耽荒皆因以萌驕奢淫佚靡所不至而勞神憊氣戕性賊命之患舉在於是良可鄙也豈侔乎邁世違凡栖心傖道黜聰明去健羨所樂者淡薄所守者清淨紛華弗容盡於外情欲無所啟於內純純悶專棄致柔久而靈臺湛然神明自得全真契妙仙昇太清不其趯歟達是理者今吾鄉丹陽先生其人也先生本儒官名家金穴豪士自幼讀書聰敏之性異於髫髻輩迨冠染翰擣藻衡視秀造吾儕亦咸所推重每於暇日親朋宴集閒多笑發名談推有方外趣鄉黨以是知先生亦習道念之深也大定丁亥有重陽真人自終南而來一見先生謂宿有仙骨可

與爲閬苑蓬壺逍遙侶乃溫顏青眼傾蓋交談勸其遠俗脫塵垢
探道妙先生初以家貲廣貯妻孥愛深未之遽從迨重陽多方警
化屢示以詩詞激切勸諭識其元機微旨皆神仙語忽爾覺悟願
執弟子禮從真人遊將所示篇什依韻賡酬以形服教進退永矢
弗渝之意己丑歲重陽西返道徒從焉先生乃蛻然捐產捨家違
妻離子顛髻體褐躡後而徑入梁汴閒栖泊朞月重陽謂吾道之
元微授先生者已竟乃蟬蛻仙去先生復挈徒西上之終南訪重
陽舊庵所築環堵而居遵師踵武養道闡教居人及鄰州不以長
幼歆慕而宗師者無慮千餘輩閱禩逾紀至壬寅仲夏先生默想
鄉邦遐僻之地意其苦海愚迷喪真積蠶者眾卽振策東歸深慈
悲之念躬拯化之勤庶使人人悟過修真俱登道岸杖屨所至亦
靈異之徵屢昭臨井覽泉而泉卽變甘救旱祈雨而雨遽應降修
醮儀而彩雲集於庵上焚魚網而海市見於臘天餘多異跡謂非
顯然眾所共見者難以縷形遂致遠邇之人咸欽風服化其髣髴

縕袍願受教爲門弟子者日差肩而前不可數計先生旣化行如是復想其遇師得道之始與重陽唱和詩詞數百篇皆發揮道妙足以爲破迷解惑超凡度世之梯航要廣傳於世俾玩詞味旨者率醒心明道遠塵勞之苦全性命之眞異時俱爲丹臺籍客也曩者雖門人已嘗編集分卷命名印施陝右尙慮其傳之未周及知其中多有舛誤字句由是門人再行編集詳加讐正欲於鄉中募工鏤版普傳四方委丹陽門人虛眞子朱抱一辦其事一日朱公惠臨圭竇諭予作序予自商埠汚椎魯笑足以發揚元旨固辭弗可遂勉撫先生遇師得道闡化之崖略濡毫燥吻作泐忍下俚語姑酬其請云時大定癸卯歲甯海州鄉貢進士劉孝友序

北集

重陽教

重陽教化集序

梁棟

嘗聞之得其道則仙可成遇其人則道可得以此知仙之難成道之難得而人之尤難遇也彼道家者流例多不遇至人徒學般運

嚙嗽區區屑屑殊可笑也夫至人之道其甚易知其甚易行所傳於人者豈徒然哉必視乎有仙風道骨又知乎聯夙昔之契雖去數千里之遠必勤勤懇懇付之道而後已此有以見重陽之於馬公也重陽早遇至人口傳至道乃結廬於甘水之上旣而雲遊山東直抵壩海蓋預知有人可以傳道也一見馬公情契道合其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下手速修爲喻然馬公壩海鉅族家貲千萬子孫說說雖素樂恬淡亦未易猛拚也重陽乃於孟冬之首鎖庵百日出神入夢以天堂地獄爲之警動又嘗以賜馬公梨一枚詩一篇其後十日索梨一枚分而爲二又賜以芋栗各有其數冥合陰陽奇偶之妙無非託物以諭意做言而明理焉公一旦開悟以所賜詩頌依韻廣和欣然棄家易於去敝屣矣於是師重陽西遊汴梁之閒重陽旣傳道於馬公屬以後事遂尸解仙去馬公果能敷暢元風發揚妙理遠近奉教者不可勝數其前日廣唱詩頌有欲願見而不可得者門人遂收散亡其三百餘篇欲鏤板印行傳之

四方偉哉用心之廣也一日馬公門人盧真子朱抱一攜下手遲集以求序於余曰某欲刊行此文意使棲心向道之士諷其書辭味其旨趣以之破迷惑皆知石火光中雖務速修猶太遲也余聞是言加以素慕全真之風兼目覩其實不能以鄙陋爲拒姑敘其大概云癸卯歲重陽教化集海州東牟鄉貢進士梁棟謹序

重陽教化集序

劉愚之

夫全真之教妙矣其道以無爲爲本以清淨爲宗其旨易知其實易從然世之人類履之而無終行之而鮮久者何哉以其信之不能篤執之不固抱兒女子之惑無烈丈夫之志徒眷眷於火宅不能高蹈遠引而去故也丹陽先生其能終始是道而得至於仙者與先生世居東臯資產鉅萬貌偉神秀無一點塵俗氣自總角知書淡乎無仕進意混處閭里德不外耀鄉人以是慕之已而重陽真人徒步出關直造圃海且謂與先生有宿昔之契因警之以詩悟之以詞要與俱遊乎八極之表先生始而疑中而信又終而從遂

執弟子之禮而師焉一旦撥置家務棄去井邑而偕爲汴梁之行無復有繫著念雖使陟危蹈傾冒艱履困竟志類鐵石確然而不之變也以是而盡能傳重陽公之道若夫陰陽造化之理性命保全之術點化傳度之訣無爲清淨之旨靡不洞索而通明之以至於重陽歸真卒赴其託而主其教焉故全真之風於公廣行無智愚賢不肖願從而歸之者惟恐其後先生事師凡四年而師終師終凡十餘年而又不返則先生離鄉之志可知矣然先生之離鄉豈徒然哉蓋有說在焉僕爲先生里人乃得其詳方先生之遇也心雖許之從而身未之逮也姑以私第南館名其庵而居一日重陽真人指先生而誨之曰子知學道之要乎要在於遠離鄉而已遠離鄉則無所係無所係則心不亂心不亂則欲不生無欲欲之是無爲也無爲爲之是清淨也以是而求道何道之不達以是而望仙何仙之不爲今子之居是邦也私故擾擾不能息於慮男女嗷嗷不能絕於聽紛華種種不能撿於視吾懼終奪子之志而無

益於吾之道也子其計之先生乃攫而悟顧而笑卽日拂袖去用
能斷宿緣剔塵染寂然與物無著杳然與物無累乘雲馭風飄飄
爲神仙中矣先生自受師前言而至於了達然不敢默默自蓄於
胸中特取疇昔唱和三帙舉其一以名之曰好離鄉席覺諸未悟
者必式此以爲進道之階噫先生之用心可謂仁且大矣僕敢不
竭慮而讚揚之因丹陽門人虛眞子朱抱一求序姑序其萬一云
大定癸卯歲重陽教化集海州東牟鄉貢進士劉愚之謹序

重陽教化集後序

王滋

太上有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
古之至人尙且以身爲累況於其身之外者乎且家盈百口徒益
勞生家累千金難逃化物可不諦口泡幻漸遠世緣故當滌去塵
根獨露全體其有寂心暫住熱境未除火宅炎炎徒起亡家之念
仙都杳杳妄興脫屣之懷不念玉蘂金蓮豈產行尸之腹瑤臺絳
闕肯容舐痔之人自非澡雪神情捐棄塵累則何足仰膺師訓深

造道樞從乎汗漫之遊達彼逍遙之趣惟我丹陽真人冰清玉立
淵渟谷虛視富貴如涕洟等聲名於桎梏當遇重陽真人親授祕
旨所謂目擊心會色授神與者矣而重陽公又復著爲詩詞發明
真要丹陽公隨機酬和仰音應聲前後僅數萬言辭質而義明言
近而指遠其勤勤懇懇若此者蓋欲指示學徒易爲開覺故也其
門人虛真子朱抱一等相與裒集編次計三百餘篇釐爲三卷嘗
請諸其師而名之曰下手遲曰分梨十化曰好離鄉集旣成一時
修真之士其珍祕之惟恨得見之晚一日其門人虛元先生衛公
攜所謂虛真子朱抱一者奉是集而來謂予曰此吾之師重陽丹
陽二真人唱和集今好事者傳寫之不暇竊此編真詮妙論了見
古人直截下手處實屬昏衢之指南倘獨擅於已而不廣其傳者
不惟有負吾師著述之意亦豈仁人之用心哉有志於道者誠所
不忍也吾將刊木以貽諸同志前此雖已有總序子其爲我各爲
之引滋辭以不敏非特不足以發揚元異恐適以爲贅疣之累耳

況此集一出將見如夜光尺璧紫芝瑞雲璀璨灼爍人爭先覩之
爲快又豈復俟滋爲之引而後顯耶衛公曰有是元哉且子亦嘗
遊吾師之門牆聆吾師之論議者屢矣吾且以子爲頗造其閫闕
者竊謂子必喜爲之而吾與子復有平昔之好故以吾爲介期子
之不我拒也豈其過自謙抑誠非所望焉雖然必強爲我著之旣
不獲請滋乃伏而思曰惟二師之教章章然著在人耳目故不待
傳而傳矣念衛公者昔以詩書世其家實好學能文之士方少年
時藉藉然有聲於場屋閒晚節奮高自晦甘於恬退不妄然諾今
從丹陽公遊鄉里所其好之滋亦嘉其道之篤而虛真子朱先生
意復益堅故不敢復讓勉習其所謂好離鄉集再四披繹大率皆
以剗心遺形忘情割愛嗇神挫銳體虛觀妙爲本其要在拯拔迷
徒出離世網使人人孤雲野鶴飄然長往擺脫種種習氣俾多生
愿剗攀緣愛念如冰消瓦解離一切染著無一絲頭許凝滯則本
來面目自然出現此全真之大旨也而凡夫之性計我我數人人

蓬心蒿目認賊爲子不識本原徒自執著虛妄流轉觸途患生無
有窮已爲可憐憫故因目是集爲好離鄉將使學人因文解義離
其所染著離其所愛戀徧離一切諸有以至於離無所離之離眞
清真靜無染無著至實相境界則舉足下足無非瑤池閬苑矣有
之於是則前所謂吾有何患者果何有哉愚之妄意以爲如此因
撫此而勉爲之序其他則備見於後總序此不復紀登州黃山王
滋德務述

重陽教化集

重陽分梨十化集序

馬大辨

丹陽先生系出扶風大辨之宗親也家貲巨萬子孫誅誅自幼業
儒不爲利祿誘性好恬淡樂虛無嘗謂其人曰我因夢遇異人笑
中得悟大定丁亥秋果有重陽眞人別終南遊海島欲結知交同
赴蓬萊其禮本師之約東抵甯海首往范明叔之遇仙亭丹陽繼
至參謁眞人一見躍然相傾蓋目擊而道存知丹陽夙有仙契遂
丁甯勸以學道修真丹陽識其諄誨敬請眞人偕至郡城居之南

庵命其名曰全真日夕與之講道於其中必欲丹陽夫婦速修持
棄家緣離鄉井爲雲水遊其初夫婦弗從也真人誓鎖庵百日自
孟冬初吉賜一梨命丹陽食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夫婦自兩
塊至五十五塊每五日又賜芋栗各六枚及重重入夢以天堂地
獄十犯大戒罪警動之每分送卽作詩詞或歌頌隱其微旨丹陽
悉皆酬和達天地陰陽奇偶之數明性命禍福生死之機由是屏
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信嚮而師焉逮己丑歲從真人西歸至
汴梁閒居閱歲真人蟬蛻仙去丹陽盡傳其道乃與其徒西走終
南訪真人舊隱築環堵而居之十稔宗闡其教徒弟雲集不可勝
數歲在壬寅丹陽飛錫東來復還鄉邦一日語諸門人曰真人平
昔著述已有全真前後集又其遊吾鄉時所著類皆元談妙理裒
集得三百餘篇分爲三帙上曰下手遲中曰分梨十化下曰好離
鄉此集關西雖已刊印然傳到鄉者何其罕耶門人其對曰真人
向甯海化師父實其根始他處尙且刊行況鄉中乎當重加校證

編次亦作三帙命工鏤版以廣其傳丹陽門人虛真子朱抱一攜是集訪余謂余曰鄉老先生范趙劉三公已作總序每帙別求爲序引余答曰僕方且對燈窗事雕篆以謀進身繼箕裘之緒能無愧於忘名利出塵世者乎然自謂爲兒童時素識丹陽有慕道之心又親觀其人鎖菴勸化之事不能以淺陋辭因習其分梨十化一帙故樂出是書庶使四方嚮道之士知全真之教有利於人也大矣若夫二先生戒勸之文神異之跡其他記序歌誦載之已詳姑敘其丹陽夫婦出家入道之本末云時大定癸卯歲甯海州東牟鄉貢進士馬大辨謹序

重陽分梨十化集

丹陽神光燦序

甯師常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者此世之常情至於目擊而存不言而喻此上士之趣實丹陽先生得之也先生以先覺之明開發愚徒穎悟後進其有不逮者又從而指示之誠猶皓月流天纖悉皆蒙顯煥心鐙在體熱腦咸得清涼先生又作神光燦百首

俾使歌揚紉繹互相警策云爾嗚呼先生其化人之心也深念人之意也重豈不若菩提寶樹布清影於恆沙般若神舟濟塵勞於苦海者歟姑以鄙言序其端首大定乙未重九日筠溪野叟甯師常謹序

丹陽神光寮
以上原列卷三十九

竹溪先生文集序

趙秉文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閒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於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蹙千變萬化不可殫究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閒惟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疊疊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尙而其勢不得不不然之爲尙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爲人當明昌閒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爲文法以

歐陽公之文爲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
五言古體寄興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鬪靡者道也
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淫水集

法言微旨序

趙秉文

揚子聖人之徒歟其法言太元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
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
非諸子流也余旣整緝太元舊文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
注柳李二注才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
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徧
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
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
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
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
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近微顯

著晦州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於言辭之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淫水集

箋太元贊序

趙秉文

太元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元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厯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中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元則首用九蓍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元實兼之其於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於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元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元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爲陽家陽畫刻畫多於夜禍福殺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扚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

之注本作兩扞非經誤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蘇氏攻之以爲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揚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尙誤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元數五爲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次爲占且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於四爲緯五爲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啗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爲經九爲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歷之數元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

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元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元有文誥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閒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元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於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爲學元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濫水集

貞觀政要申鑒序

趙秉文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謀武略高出近古而又得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爲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爲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初銳於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

甫楊國忠旋至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貫之裴度削
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鏘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史臣吳
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爲之鑒戒起自君道訖於慎終
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
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
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於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
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申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
獻上雖燭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略
紓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澄水集

尙書無逸直解序

趙秉文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怠荒作
無逸一篇以申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
福其意欲使祚允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
以致成王享國長久刑錯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爲賢王之首此

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爲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爲元龜然則無逸一篇周公之所以啟其君後世之所以開陳善道匡其君以盡君道而卽以效臣職者取法乎是不費辭說引而伸之莫有過於是而後知其道之廣且遠也至於婉轉曲諭務盡其心抑揚辭氣之間其爲文也至矣萬世而下奉爲龜鑑不亦宜乎臣某蒙國之厚恩愧無以圖報於萬一謹依注疏乃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水集

論語辨惑序

王若虛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雜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蓋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

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養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竇流於其中亦豈爲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世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菴刪取眾說最號簡當然尙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爲吾家童蒙之訓云

游南遺老集

揚子法言微旨序

王若虛

法言之行於世尙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疏略粗淺無甚可觀其後益而爲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尙書

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爲之訓解參取眾說析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旨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敘以爲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雜錯無次而獨取篇首二字以爲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終始貫穿通爲一義燦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爲邱明孟堅忠臣今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爲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茲不亦功之大者歟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爲序嗚呼公一代鉅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閒生平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典而啟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不肖曷足爲公重輕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於公門下士也辱知爲

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議大夫守平涼府判王其序

渭南遺老集

送王士衡赴舉序

王若虛

潦淨途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顧非掩泣於湓浦悲歌於渭城者何必愴快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燠寒華枯將於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尙其勗哉決科猶戰也請以戰喻肩摩踵曳鱗集毛羣盱衡厲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嘗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卻之吾子亦勞矣甯執非敵武王所以誓眾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賁育之不戒童子阨之魯雞之不期蜀雞踣之勁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君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旣厲而馬旣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擣虛瑕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鞍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厥鑒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

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竊將鼓噪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
曷忍諸捷音一報凱歌言旋茲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光
焉敢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
友之道將善也故以告

津南遺老集

送呂鵬舉赴試序

王若虛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實送之且見屬曰或稱鄭下
有一佳少年而不詳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翩可以與之進也子以
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爲後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誘翼成就豈得辭
其責乎予謝而諾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
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不自量遂欲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
事如毛無頃刻暇蓋未嘗不爲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於春官
予復默默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
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
之淵源擷歐蘇之精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

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
所向如志敵弓無勁可以高視而橫行矣沽美王者不憂無善價
駢犢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子
既因士衡而以得子子其因子而求識士衡復因士衡徧求吾師
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浸灌以益其高而極於遠至於大有成
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以上原列卷四十

金文最卷二十